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雞肋編卷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梁鳴岐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編卷下

宋 莊綽 撰

蜀人司馬先元祐中為滎州曹官自云以溫公之故每  
監司到彼獨後去而不得湯飲蓋衆客旅進退必特留  
問其家世知非丞相昆弟則不復延坐遂趨而出也

鷺禽來自海東唯青鷓最嘉故號海東青充守王仲儀龍  
圖以五枚贈威敏孫公皆皂頰鷓不堪搏擊公作詩戲  
之曰海東霜隼品仍多萬里秋天數刻過狡兔積年安

茂草弋人終日望滄波青鵠獨擊歸林麓皂頰群飛入  
網羅為謝文登賢太守求方逐惡意如何後遼國求於  
女真以致大亂由此烏也

紹興四年温州瑞安縣井鳴如鐘聲繼而州中亦然前  
史災異所未有或云去歲閩中如此遂有大水漂沒之  
害或云止如蚯蚓鳴叩欄即止非井鳴也

唐以鄭與鄭幽與幽相類文移差悞故鄭去邑幽為邠  
本朝景祐三年知祥符縣郭輔之奏西川維州與京東

維州相去僅六千里而遁角逃軍轉遁差悞乞改州名  
上取地畜觀之以維州以威服西山八國遂改為威州  
焉

歐陽脩為河北都轉運使上宰相書云自河北州府軍  
縣一百八十有七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七百戶官吏  
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共四十七  
萬七千人騎歲支糧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  
之用不與焉尹洙叙息戍篇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

出三十年亭徽千里環重兵以戍之種落屢擾即時輯  
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為寇遠自周世勞弊中  
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數叛十四年用二  
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出  
征用纔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四帥涇原邠寧秦延戍  
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率騎卒與冗兵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  
馬在以十萬衆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  
餘億方前世數倍矣

皇祐中右司諫錢彥遠乞置勸農司云唐開元年有戶口八百九十餘萬定墾田二千四百三十餘萬頃國家有戶九百五十餘萬定墾田一千二百一十五萬頃餘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不及開元三分之一是田疇不闢而游手多矣

宣和中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是時上皇多微行而司諫曹輔言之一日上皇獨留黼問輔何自而知對曰輔南劍人而余深門客乃輔兄弟恐深與客言而達於

輔也上皇然之即下開封府捕深客錮身押歸本貫內  
外驚駭莫知其由而深患失何敢與客語又曾只同姓  
同郡實非親也未幾王獨賜玉帶余遂求罷即得請黼  
遽讓其位焉

王琪字君玉其先本蜀人從弟珪瓘玘玘皆以文章名  
世世之言衣冠子弟能力學取富貴不藉父兄資蔭者  
唯韓億諸子及王氏而已時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  
文學叅軍范宗韓上啓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瓘玘器盡



璠璵韓家之綜絳纘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云

王琪為三司判官景祐中上言乞立義倉曰謹按隋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建言諸州共立義倉於當社唐正觀初尚書左丞戴胃議立條制王公以下墾田畝稅二升至天寶八年天下義倉共六千三百八十七萬七千六百餘石臣上此議今十七年矣若於夏秋正稅外每二升別納一升計一中郡歲可得五千石豈減天

寶之多乎於是詔天下皆立義倉惟廣南以納身丁米  
故獨不輸

賢良方正言極直諫科始於前漢武帝而文帝已嘗舉  
賢良文學之士武帝五十四年中一舉賢良一舉茂材  
孝元十六年間一舉賢良一舉茂材成帝三十六年間  
四舉方正直言後漢光武三十二年兩舉賢良章帝十  
三年兩舉直言和帝十七年一舉賢良安帝順帝各十  
七年皆兩舉賢良

杭州遭方臘之亂譙門州宇皆被焚翁彥國壞佛寺以  
新之乃求梁師成書寧海軍大都督府二榜軍字中心  
一筆上出督下從日時謂督無目軍出頭繼有叛卒陳  
通之變乃取二牌焚之

紹興之後巨盜多命官招安率以宣贊舍人寵之時以  
此官為恥然清流者寄祿官下皆有兼字至賊輩則無  
又加遙郡者盡以忠州處之其徒亦稍有解者甚非曠  
蕩欲安反側之意也

車駕渡江韓劉諸軍皆征戍在外獨張俊一軍常從行  
在擇卒之少壯長大者自脣而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  
京師舊日浮浪輩以此為誇今既效之又不使之逃於  
他軍用為驗也然既苦楚又有費用人皆怨之加之營  
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樓般運花石皆役軍兵衆卒  
謠曰張家寨裏沒來由使它花腿擡石頭二聖猶自救  
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紹興四年夏韓世忠自鎮江來  
朝所領兵皆具裝以銅為面具軍中戲曰韓太尉銅額

張大尉鉄顛世謂無廉恥不畏人者為鉄顛也

世人名子多連上下一字或從偏傍唯李復圭修撰兄弟三房名子或曰執柔襲譽傳正人莫曉其意義乃以仄平仄仄平仄為異也永嘉林季仲懿成云渠諸父五人伯父首得子即以八元名之後果諸房得子八人兩房遂絕人謂數已識於其始然蔡子正樞密之子以五行為名至第六子名之曰穀以應六府晚年又得一子遂命之為修亦豈在是也河陽張望九子皆連立字令

以立門金石心為序靖生閣閣之女嫁鄭居中長子修  
年而臺卿諸子因更從年慕勢而違祖訓金石之心遂  
從革矣

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祗候人或云左右人  
以其親近為言已極鄙陋而浙人呼為貼身或曰橫牀  
江南又云橫門尤為可笑

程汝文公巽知越州坐拒旨不敷買絹事削官謝表云  
忍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定知晁氏之危後

拜叅政溫人宋之方作啓賀之曰昔鎮藩維已念越人之瘠今居廊廟永圖劉氏之安盖用其語也

紹興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未間太白在日後晝見臨安之人萬衆仰觀迨暮光芒數寸照物有影明日太史乃奏云太白自十七日晝見天文官失於觀瞻然行未道非過午也但罰宿三十直而已時謂有昏迷之罪而免無赦之誅人以為恨然行未道不為經天又不知何所據而言也

建炎之後除殿前馬步三帥外諸將兵統於御營使司  
後又分為神武五軍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楊沂中  
為五帥劉太傅一軍在池陽月費錢二十六萬七千六

百九十貫三百文

一十萬四千貫係朝廷應副餘仰漕司也

米二萬五千九

百三十八石三斗糧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

萬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激賞回易之費不

在焉韓軍不知其實但朝廷應副錢月二十一萬餘貫

則五軍可略見矣至紹興中吳玠一軍在蜀歲用至四



千萬紹興八年余在鄂州見岳侯軍日用錢五十六萬  
緡米七萬餘石比劉軍又加倍矣而馬芻秣不預焉  
前世謂阿睹猶今諺云兀底寧馨猶恁地也皆不指一  
物一事之詞故阿睹有錢目之異寧馨有美惡之殊而  
張謂詩云家無阿睹物門有寧馨兒與欸頭無異矣  
世以浙人孱懦每指錢氏為戲云做時有宰相姓沈者倚  
為謀臣號沈念二相公方中朝加兵江湖做大恐盡集  
群臣問計云若移兵此來誰可為禦三問無敢應者久

之沈相出班奏事皆傾耳以為必有奇謀乃云臣是第  
一箇不敢去底朝廷渡江時人呼諸將皆以第行加於  
官稱劉三張七韓五王三十皆神武五軍大將王三十  
者名瓌官承宣帶四廂都使人以太尉呼之然所至輒  
負敗未嘗成功時謂沈念二相公二百年後始得王三  
十太尉遂為名對也

從官門狀參云起居辭云攀違某官謹狀無候裁台旨  
之文雖見執政亦然亦無賀狀雖無條式相循以為故

事李正民方叔侍郎謂非以為尊大侍從之臣於同列難施候旨之辭也

二浙造酒非用灰則不澄而易敗故買灰官自破錢如衢州歲用數千緡凡僧寺灶灰民皆斷撲叔買既又以柴薪再燒以驗美惡以擲地散遠而浮颺者為佳以其輕滑煉之熟也官得之尚再以柴煨方可用鑿方用冬灰亦以其日日加火久乃堪耳如平江又用樸木以煨石灰而并用之又差異於浙東也

章子厚為相靳侮朝士常差一役官使高麗其人陳情力辭再三不允遂往都堂慊之章云以公所陳不誠故未相允其人云某之所陳莫非情實章笑云公何不道自揣臣心誠難過海

錢諗以郎官作張俊隨軍轉運自請乞超借服色既得之遂誇於衆云方患簡佩未有而富樞以笏相贈范相亦惠以金魚趙叔問在坐戲之曰可以一聯為慶所謂手持樞府之圭臂打相公之袋坐客莫不絕倒

張子厚知太常禮院定龍女衣冠以其封善濟夫人故  
依夫人品程正叔以為不然曰龍既不當被人衣冠矧  
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社之靈朝廷之德吏士之勞  
龍何功之有又聞龍女有五十三廟皆三娘子一龍邪  
五十三龍耶一龍則不應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  
應盡為三娘子也子厚嘿然

韓世忠輕薄儒士常目之為子曰主上聞之因登對問  
曰聞卿呼文士為子曰是否世忠應曰臣今已改上喜

以為其能崇儒乃曰今呼為萌兒矣上為之一笑後鎮江帥沈晦因敵退錫宴自為致詞其末云飲罷三軍應擊楫渡江金鼓響如雷韓聞之即悟其旨云給事世忠非不敢過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勸之繼而使諸將竟獻沈不勝盃酌屢致嘔吐後至參佐僚屬斟既不滿又容其傾瀉韓怒曰萌兒輩終是相護又戲沈云問道教給事休引惹邊事蓋指其詞為引惹也

吉州江水之東有二山其一皆松杉筠篠草木經冬不

凋號曰青原即七祖思可妙應真寂大師道場今寺名  
靖居有顏魯公書碑又有卓錫虎跑雷躡天竺四泉其  
一不生草木號曰黃原正在州東故古語識云最好黃  
原天卯山此方盜賊起應難自建炎丁酉歲忽洪水發  
於兩山土人謂之山笑青原飄屋六十餘楹而山不摧  
圮黃原山遂破裂自是諸縣相繼為賊殘毀經六年猶  
未息丙辰歲青黃二原又發洪水衝決尤甚是冬敵人破  
永豐吉水傳州城入大和方安至丁巳春始定

虔州本漢贛縣屬豫章郡高祖六年置使灌嬰屯兵以  
扼尉它隋開皇九年始曰虔州以虔化水為名本十二  
縣遠者去州七百餘里本朝淳化中分二縣以置南安  
軍州城梁徙於章貢二水間貢水在東章水在西夾城  
北流一里許合流為贛江江中巨石森聳如筍水湍激  
歷十八灘凡三百里始入吉州萬安縣界為安流州之  
四傍皆連山與庾嶺循梅相接故其人凶悍喜為盜賊  
犯上冒禁不畏誅殺建炎初太母携六宮避兵至彼而



陳大五長者首為狂悖自後十餘年十縣處處盜起招  
來捕戮終莫能禁余嘗至彼去州五十里宿於南田吏  
卒告以持錢市物不售問市人何故則云宣政政和是  
上皇無道錢此中不使竟不肯用其無禮不循法度盖  
天性亦山水風氣致然也

紹興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洪州連大雷電雨  
雲沍寒雖立春數日然於候差早老杜詩載十月荆南  
雷怒號亦以為異趙正之都運云渠在蜀中十月聞雷

土人相慶以為豐年之兆蓋四方遠俗未可以一理論也

王摩詰畫其所居輞川有輞水華子崗孟城坳輞口莊  
文杏館斤竹嶺木蘭柴茱萸泝宮槐陌鹿柴北垞歌湖  
臨湖亭欒家瀨金屑泉南垞白石灘竹里館辛夷塢漆  
園椒園凡二十一所與裴迪賦詩以紀諸景唐人記云  
後表所居為鹿莊寺而長安志乃云清源寺未知志何  
所據舊史載本宋之問別墅而新史略之杜子美詩宋

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則又非西都藍田之墅也杜有  
和裴迪三詩裴事業未見其它想非碌碌俗士耳

安鼎為御史論本朝歲斷大辟人數天聖中一歲二千  
三百餘人當時患其數多大議改制元豐歲率二千三  
百餘人元祐元年二年四年各四千餘人三年三千人  
已上按國朝會要淳化初置詳覆官專閱天下奏到已  
斷案牘熙寧中始罷聞奏之法止申刑部元豐中又罷  
申省獨委提刑司詳覆刑部但抽摘審核元祐初始復

刑部詳覆司然不專任官屬又有摘取二分之限乞依  
祖宗法專委刑部郎官三兩員通明法律者不限分數  
盡覆天下之案庶令內外官司知所畏懼而盡心於刑  
獄焉

元祐六年五月吏部待闕官尚書左選一百六十二員  
侍郎右選八百餘員並使一年以上至二年兩季闕尚  
書右選二百八十三員侍郎左選五百三十七員並候  
一年一季已上至二年三季闕四選宗室已未有差遣

共一千四百八十餘員

黃魯直在衆會作一酒令云風去乙為虫添几却是風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坐客莫能荅他日人以告東  
坡坡應聲曰江去水為工添系即是紅紅旗開向日白  
馬驟迎風雖初意為妙而敏捷過之蘇公嘗會孫賁公  
素孫畏內殊甚有官妓善商謎蘇即云崩通勸韓信反  
韓信不肯反其人思久之曰未知中否然不敢道孫迫  
之使言乃曰此怕負漢也蘇大喜厚賞之

朱希亮潁川人為鄧州教官有喬世賢者恃才輕忽偶與朱相值遽問之云君名希亮謂希何亮朱報云何世無賢今未問君名姓將何出喬愕然不能荅蓋古惟有橋姓而省木莫知其由至唐始有彛及知之或云匈奴貴姓也

余家故書有呂縉叔

夏卿

文集載淮陰節婦傳云婦年

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為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即

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為證既溺里人大呼求救得其尸已死即號慟為之制服如兄弟厚為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既歸盡舉以付其母為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已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尚少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

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已必厚故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為證今見泡水竟何能為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之出即訴於官鞠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為遂赴淮而死此書呂氏既無而余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叙其大略而已

筆談載呂縉叔臨終身縮才數尺洛人范季平子婦病



瘠累年浸亦短縮紹興六年春卒於臨川才如六七歲  
兒亦可怪也

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覆瓦次日果  
大雨

洪州之北四十里地名辟邪以江邊有此石獸故以為  
名余過彼得破甃上有隸書開皇九年四字竟不知墓  
為何人又洪撫之間地名清遠有淨居院余又得一磚  
四傍皆印開皇十六年字寺後山上有壽章亭亭前樟

木圍三尋多題詩云三經霹靂中有巨蛇也東坡葬汝州其墓甃皆印東坡二字洛人王壽卿所篆余在襄陽得隸書宋昇明三年韋長史墓塋考之睿之父也餘六百年矣堅實可作硯避地亦棄於陽翟善財寺中

韓岳知剛福州長樂人嘗監建溪茶場云茶樹高丈餘者極難得其大樹二月初因雷迸出白芽肥大長半寸許採之浸水中俟及半斤方剥去外包取其心如針細僅可蒸研以成一胯故謂之水芽然須十胯中入去歲

舊水芽兩胯方能有味初進止二十胯謂之貢新一歲  
如此者不過可得一百二十胯而已其剥下者襍用於  
龍團之中採茶工匠幾千人日支錢七十足舊米價賤  
水芽一胯猶費五千如紹興六年一胯十二千足尚未  
能造也歲費常萬緡官焙有緊慢火候慢火養數十日  
故官茶色多紫民間無力養火故茶雖好而色亦青黑  
宣和中臘月貢或以小株用硫黃之類發於蔭中或以  
茶子浸使生芽十胯中八分舊者止微取新香之氣而

已入香龍茶每斤不過用腦子一錢而香氣久不歇以  
二物相宜故能停蓄也

歷日中治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為支即是得寅  
卯在六日為豐年之兆李舍人璆西美云李善三命術  
於陰陽書多通

呂丞相元直以使相領宮祠卜居天台作堂名退老每  
誦少陵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之句以自況時賦詩  
者百數李伯紀職大觀文官銀青帥福唐亦寄題二篇

其末章云片帆雲海無多地嘆息何由廁末賓時謂二公窮老末賓何言之謙也

晉史溫嶠傳司隸命為都官從事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斂傳云溫嶠奏之斂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砢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而和嶠傳云遷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則二嶠傳皆載未知孰為是也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灾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於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駕至徧詣諸殿燒香末乃至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即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識

建炎三年己酉金人至浙東破四明明年退去時呂源

知吉州葺築州城役夫於城脚發地得銅鐘一枚下覆  
甃正意其中有金壁之物竟往發之乃枯骨而已衆忿  
其勞力盡投於江中視銅鐘之上有刻文云唐興元初  
仲春中巳日吾季愛子役築於廬陵隕於西壘之巔吾  
時司天文昭政命令晦明康定之始末欲塋於它山就  
瘞於西壘之垠吾卜茲土後當火德五九之間世哀道  
敗浙梁相繼喪亂之時章貢康昌之日復工是壘吾亦  
復出是却東平梟工決使吾愛子之骨得同河伯聽命

於水府矣京兆逸翁深甫記按唐興元元年甲子歲朱  
泚李懷光僭叛德宗自奉天移幸梁州之歲二月十二  
日甲子李懷光反中己蓋十七日己巳也康定之始則  
六月甲辰泚始伏誅七月壬午至自興元之時也迨建  
炎四年庚戌三百四十七年矣如火德浙梁相繼康昌  
東平水府之讖莫不皆符但五九之數未解而復出是  
却未知為誰則逸翁之術亦可謂精矣

崇寧中李誠編營造法式云舊例以圍三徑一方五斜



七為遽疎略頗多今按九章算經圓經七其圍二十有

二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八稜經六十每面二十

五其斜六十有五六稜經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

百圓經內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方內取徑圓一得

一六稜八稜取圓准此又載名物之異曰牆名五牆墉垣繚

壁柱礎名六礎磧礪礪城礪今謂之石礎音頂材名三章材拱名六閉

薄曲折飛昂名五戩飛昂英昂爵頭名四爵頭耍頭胡

料名五棠柳楹平坐名五閣道燈道飛梁名三梁梁柱

名三 桓楹 陽馬名五 觚稜陽馬閱 侏儒柱名六 稅侏儒柱浮柱

蜀柱 楹上楹 斜柱名五 斜柱梧迺 棟名九 棟桴椽椽 搏風

名二 榮搏 榑名三 榑複棟 椽名四 椽椽椽短椽 擔名

十四 檐宇摘楣屋垂招櫺 舉折名三 峭舉折 烏頭門名

三 烏頭大門表榻閱 平基名三 平機平撩平基俗謂之

閣 之平 鬪八藻井名三 藻井圓泉方 鈎蘭名八 檣檻軒檻

階楹 楹於 拒馬义子名四 拒楹馬 屏風名四 皇邸後板 露籬

名五 欒柵據藩落 塗名四 場墻 階名四 階陸 瓦名二 瓦

埽名四

甃甃甃甃  
甃甃甃甃

又云史記居千章之菽

注章材也

說文絜

闕

音至按構屋之法皆以材為祖祖有八等度屋之大小

因而用之凡屋之高深名物之長短曲直舉折之勢規矩繩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為制度材上加絜者謂之足材其規矩制度皆以章絜為祖今人以舉止失措者謂之失章失絜蓋謂此也宋祁筆錄今造屋有曲折者謂之庸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觀者謂之庸峭蓋庸峻也今俗謂之舉折

陶隱居注本草云大寒凝海而酒不冰明其性熱獨冠羣物余官原州時官庫慶錦堂酒取數絕少醇旨寂於一路而怪其成冰及見司馬溫公苦寒行云并州從來號慄裂今日乃信非虛名誰言醇醪能獨立壺腹迸裂無由傾則塞上之寒隱居生於東南蓋未之見耳

蘇子瞻與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公素會於吳興時張子野在坐作定風波詞以詠六客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後十五年蘇公再至吳

興則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張秉道蘇伯固曹子  
方劉景文為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苕溪照  
夜堂五星一老鬪光芒十五年間真夢裏何事長庚對  
月獨淒涼綠髮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  
主談鋒誰得似看取劉曹今對兩蘇張

程俱致道以外氏蔭入官少有文稱車駕在錢塘不試  
而除正字其謝表云以權德輿之器業李衛公之才猷  
宋綬之該通韓維之方悟乃始不由科第自致清華若

楊大年之一世英豪歐陽修之諸儒領袖安石之經術  
蘇軾之文章故皆不待試言徑司辭命如臣何者濫繼  
前修蓋自唐以來才十數人亦可謂榮矣然自是率多  
不試人反以為濫也

吳升正仲家蓄唐以來墨諸李所製皆有之云無出廷  
珪之右者其堅利可以削木渠書華嚴經一部半用廷  
珪才研一寸其下四秩用承晏墨遂至二寸則膠法可  
知矣王彥若墨說云趙韓王從太祖至洛行宮故見架

間一筐取視之皆李氏父子所製墨也因盡以賜王後  
王之子婦蓐中血運危甚鑿求古墨為藥因取一枚投  
烈火中研末酒服即愈諸子欲各備產乳之用乃盡取  
墨煨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云余嘗和吳觀墨  
詩云賴召陳玄典籍傳肯教邊腹擅便便竟誇削木真  
餘事却笑磨人得永年三友不居毛穎後五車仍在楮  
生前祇愁公子從鑿說火煨生分不直錢

吳玠正仲著漫堂集載唐顧况老失子作詩云老人哭

愛子淚下皆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每誦詩哭  
之哀甚未幾復生子非熊能道前世事云在冥中聞其  
父哭并詩不勝其哀慟於冥官復為況子非熊仕至起  
居舍人朱明發晉叔紹興辛亥十月末在蒼梧失子其  
子未病時書牕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既卒夢於其母且  
復為子壬子十月十日於五羊果復得子其事頗與非  
熊類可謂異矣晉叔賢厚是宜有子者余亦識晉叔宋  
城人丁巳歲為浙西提舉市舶其室王氏亦睢陽人景



融之女同老之孫也

吉州萬安縣至虔州陸路二百六十里由贛水經十八灘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贛石惶恐灘在縣南五里東坡貶嶺南有初入贛詩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懽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注云蜀道有錯喜懽鋪入贛有大小惶恐灘天設此對也其北歸云予發虔州江水清漲丈餘贛石三百里無一見者惶恐之南次名漂城延津大蓼小蓼武朔崑崙

梁口橫石清洲銅盤落瀨大湖狗脚小湖砮機天注鰲  
口凡十八灘自梁口灘屬虔州界又有錫州大小湖李  
大王四洲水漲或落皆可行惟石投水不深為可畏也  
蔡確持正始為京兆府司理叅軍會韓子華建節出鎮  
初到設燕蔡作口號有儒苑昔推唐吏部將壇今拜漢  
將軍之句公喜薦之改京秩元豐中致位宰相元祐初  
責知安州後圃有浮雲樓樓下臨汙河嘗賦十詩有葉  
底出巢黃口開溪邊逐隊小魚忙之句又一絕云矯矯

名臣郝甌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嘆息  
斯公撫碧灣時宣仁聖烈皇后聽政知漢陽軍吳處厚  
皆注釋以進坐謗訕貶新州而死其始終盛衰皆以詩  
句亦可異也然元祐黨人之禍自此而起幾與牛李之  
策相類

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  
論語音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  
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

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如趙岐謂孟軻字則未聞而李翰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亦云子輿困臧倉之訴五臣注為孟軻字也

蔡忠愍既以詩得罪遂以言為戒其往新州止携一愛妾號琵琶姐又蓄一鸚鵡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擊小鍾鸚鵡聞之即傳呼琵琶姐未幾其妾瘡癩而死自是不復擊鍾一日因聖節開啓遂服冠裳而帶尾誤擊

鍾有聲鸚鵡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愴因賦詩云鸚鵡聲  
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江漢水同去不同歸自是鬱鬱  
成病以致不起

沈存中筆談載雷火鎔寶劍而鞘不焚與王冰注素問  
謂龍火得水而熾投火而滅皆非世情可料余守南雄  
州紹興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視事是日大雷破樹者數  
處而福慧寺普賢像亦裂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  
面皆銷釋而其餘采色如故與沈所書蓋相符也

淵聖皇帝以星變責躬詔云常膳百品十減其七放減  
宮女凡六千餘人則道君朝蓋以萬計矣見吳玠承旨  
摘文集

茈胡本草音柴而劉禹錫集音紫按廣韻茈字有二音  
茈胡則音柴茈草茈薑則音紫按少陵詩云省郎憂病  
士書信有柴胡正用柴字則劉集音恐誤也又仙靈脾  
柳子厚作毗字宜當從柳本草木部鹽麩子云樹葉如  
椿子秋熟有穗粒如小豆上有鹽食之酸醎止渴一名

叛奴鹽而五倍子生此木葉下本一物也乃載於草部  
按玉篇楷音皮秘平秘二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  
穗如鹽狀可食味酸美即鹽麩子也本草云生吳蜀山  
谷五倍子疑為吳楷子語誤而然耳又猪苓一名豨猪  
屎陶隱居云舊云是楓樹苓其皮至黑作塊似猪屎故  
以名之按通俗文猪屎曰齧音靈恐當用齧字

東坡居士云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南雄州在大庾  
嶺下纔數十里與江南未相遠也而氣候頓異二月半

梨花已謝綠葉皆成陰矣如若榴四時開花橘已實仍  
蓋或發於大本之上却無枝葉此尤可怪然花發不數  
日輒謝香氣亦薄蓋其津脉漏泄者多故也退之詩云  
二年流竄出嶺外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怕洩  
陽氣發亂無全功浮花浪蓋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  
又其開發先在西北枝而北嚮常盛者緣日行非南至  
之極則猶在其北故爾

高適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奏為



右駙衛兵曹叅軍掌書記杜子美有詩送之云脫身簿  
尉中始與撫楚辭韓退之作荆南法曹與張籍詩云判  
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撫楚塵埃間杜牧之亦有寄小姪  
阿宜詩云叅軍與縣尉塵土驚動勦一語不中治笞箠  
身滿瘡則唐世掾曹簿尉皆未免於鞭扑而史不載所  
以責官多使為之欲重為困辱也

熙寧初有士子上書迎合時宰遂得堂除蘇長公以俚  
語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而其後

禪林釋子趨利諛佞又有甚焉懶散楊峒續成一絕云  
當時選調出常調今日僧家勝俗家

歷日中有載除手足甲又有除手足爪甲爪之異必自有說而未有能辨之者或謂附肉為甲則甲何可除也  
廣南俚俗多撰字畫以拳為恩奎為穩衮為矮如此甚  
衆又呼舅為官姑為家竹舉為逍遙子女婿作駙馬皆  
中州所不敢言而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可  
駭者

顏延年詠阮始平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五臣注  
云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  
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按麾字古亦用  
為揮斥之字而杜牧之將赴吳興登樂游原絕句云欲  
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後人由此遂專作旌  
麾以對五馬為太守故事而牧之黃州即事云莫笑一  
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叅差乃在吳興之前時無把字  
不知訓麾為何義也

南安軍上猶縣北七十里石門保小邏村出堅石堪作  
茶磨其佳者號掌中金小邏之東南三十里地名童子  
保大塘村其石亦可用蓋其次也其小邏村所出亦有  
美惡須石在水中色如角者為上其磨茶四周皆勻如  
雪片齒雖久更開斷去虔州百餘里價直五千足亦頗  
艱得世多稱來陽為上或謂不若上猶之堅小而快也  
韶州有漢隸書周府君功勳記銘云諱璟字君光下邳  
人熹平二年為桂陽守開昌樂瀧為舟人之利廟食連

州而碑在曲江郊外為風日所剝紹興七年始遷於城中其後刊太和九年云云字作今體按太和之號乃魏明晉廢後魏孝文石勒李勢皆常以名年而四非其正朔所及晉太和之歲數未常至九疑唐文宗太和重刊之碑也自熹平二年至太和九年已六百六十三歲矣又至紹興丁巳凡九百三十五年若其本刻字畫不能如是之完也

劉伯龍欲謀什一而為鬼擲揄則貧富固有定分非智

力所能移也。穎昌士人馬磐，能文，有行義，受業之徒多中科第，獨未嘗得預鄉薦。其貧幾無壁立，有女年長，無資以適。人衆為斂錢以嫁，未幾歸，寧感寒疾數日而卒。夫家在外邑，方暑不可待，其至又丐貸以殮。既闔棺，聞其呼聲云：「復生釘，不可發破木以出視，其殮衣皆使脫去。遂若平人。」其家既喜，且倦，皆酣寢。是夕盜者盡偷衣，余之屬莫有覺者。至明方申官捕賊，則其女復死矣。天之窮人，其巧如此。

天下之事有不學而能者儒家則謂之天性釋氏則以  
為宿習其事甚衆唐以文稱如白樂天七月而識之無  
二字權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韓退之自云  
七歲讀書十三而能文杜子美亦自謂七齡思即壯開  
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若李泌之賦方圓  
動靜劉晏之正朋字豈學之所能至哉以羊祐識廋環  
之處推之則宿習為言信矣

章誼宜叟為戶部尚書閉門謝客雖交舊亦莫之接有

輕薄子一日留刺閣者多與之錢囑其必達章視其銜乃崖州司戶叅軍薛柳也遂解門者至臨安府人益以為笑又有太守寺丞華某上留守呂丞相書於紙尾圖男女之狀又與中丞周子武書於其銜下云男愚兒上周某皆一時異事也

吳升正仲云渠為從官與數同列往見蔡京坐於後閣京諭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竊怪之已而報云香滿蔡使卷簾則見香氣自它室而出靄若雲霧濛濛



滿坐幾不相睹而無煙火之烈既歸衣冠芳馥數日不歇計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其奢侈大抵如此

宗室熙寧之前不以服屬皆賜名補環衛官嘗有同時賜名為叔摠叔是叔渾叔齡之隱詆因以致訟後雖不敢然親昆弟有名不邇不邇者訖不知改後袒免之外皆父祖命名有伯珙者輒為抱券人誤寫作琮遂仍其謬既而試進士中第自范致虛唱名誤呼甄姓後皆令自注姓名音切而求之廣韻玉篇凡字書中皆無玉旁

作恭字音乃止以居悚切注之衆皆不悟遂形誥勅後世當又增此一字亦可笑也

江州廬山西林乾明寺經藏壁間有唐戊辰歲樵人王翰畫須菩提像世以王為與杜子美卜鄰者按文苑傳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蒲酒開元十一年張說輔政召為秘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蓄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十四年說罷宰相翰出為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

與才士豪俠飲樂遊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則  
西林所畫蓋自仙州貶營道時過九江也筆墨簡古非  
畫工所能自開元十六年戊辰逮紹興九年己未四百  
一十二年矣今獨石刻存焉

廣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常患小蟲損食  
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蟻於人遂  
有收蟻而販者用猪羊腓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傍埃  
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蟻

藝祖皇帝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癸丑上仙其夕有雲物之異自是每歲忌辰必有雨雪風冽之變至紹興九年凡一百六十五年威靈如在視唐文皇玉衣之舉鐵馬之汗蓋過之遠矣其神異之事已載於國史方潛隱時自鳳翔道過原州嘗息棠木之陰日已轉而蔭不移至今其木枝條皆有龍角之狀其所寢之地草獨不生此實錄之所遺者余作倅臨涇嘗親至其下為築垣以護

惠州博羅二山羅山傍海博山祠並又在海中形圓而尖今博山香爐取其狀類也羅山又名羅浮云在海中浮而至山下有延祥寺嘗有甘一株太平興國中有中人取其實以進愛其味美因移植苑中故世貴之竟傳羅浮甘今山中更不復有而其名不泯

呂惠卿吉甫自負高才久排擯在外大觀中始召至京師為太一宮使時年八十歲矣視宰輔貴臣皆晚進出已下者意氣頗自得一日延見衆客有道士亦在其內

自稱宗人禮數簡易呂視之不平因問其所能曰能詩  
呂顧空中有紙鳶即使賦之道人應聲曰因風相激在  
雲端擾擾兒童仰面看莫為絲多便高放也防風緊却  
收難呂知其譏已有慚色方顧他客已失所在其風骨  
如世之畫呂洞賓人皆疑其是也

紹興九年歲在己未秋冬之間湖北牛馬皆疫牛死者  
十八九而鄂州界麋鹿野猪虎狼皆死至於蛇虺亦殲  
於路傍此傳記所未嘗載者若以惡獸毒螫之物自斃

為可喜而牛馬亦被其災是未可解也

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烟瘴冰姿自有仙風  
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嘗嫌粉汙洗粧  
不退唇紅高情易逐海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廣南有綠  
羽丹觜禽其大如雀狀類鸚鵡棲集皆倒懸於枝上土  
人呼為倒掛子而梅花葉四周皆紅故有洗粧之句二  
事皆北人所未知者

李文定公族孝博之子健字全夫喜食糟蟹自造一大

壘凡數百枚食之止餘一枚取出置器中忽起行逐之  
不可及遂失所在孫威敏公夫人邊氏喜食鱠須目見  
割鮮者食之方美一日親視庖人將生魚已斷成鱠忽  
有睡思遂就枕令覆魚於器俟覺而切乃夢器中放大  
光明有觀音菩薩坐其內遽起視魚諸鱗皆動因棄於  
水中自是終身蔬食余在順昌見同官二人年六十餘  
以無子戒不食魚未幾皆有子遂刻文以勸人亦自不  
食建炎三年在平江之常熟家人謂鮭魚出水即死食



之非殺亦斷為鬻至暮欲再烹而動此皆與唐文宗食蛤蚧之事相同若無善緣剛強不可化者亦不復見此事也

唐李賀父名晉肅而賀不敢應進士舉韓愈作諱辯以譏避之為非紹興中范滂知鄂州以父名嶠辭不聽而唐馮宿父名子華及出為華州刺史乃以避諱不拜賈魯景雲二年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言因辭拜諫議大夫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中書是曹司

名又與曾父音同而字別於禮無嫌乃就職此字同而音異與字異而音同事蓋相類又二名偏諱皆所不當避者而唐世法乃聽之與今條令蓋少異矣宗室令時德麟父名世曼及除提舉萬壽觀雖字有古今之殊比之子華則若可避而朝廷亦不許法謂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者皆合避而馬騭父名安仁紹興八年知衡州以縣有安仁乞避則遂聽其辭雖不應令而推之人情亦近厚之一端也

本草載白花蛇一名塞鼻蛇生南地及蜀郡諸山中九月十日採捕之圖經云其文作方勝白花喜螫人足點人被螫者皆立斷之其骨刺傷人與生螫無異今醫家所用惟取蘄州蘄陽鎮山中者去鎮五六里有靈峯寺寺後有洞洞中皆此蛇而極難得得之者以充貢洞內外所產雖枯兩目猶明至黃梅諸縣雖隣境枯則止一目明其舒州宿松縣又與黃梅為隣間亦有之枯則兩目皆不明矣市者視此為驗以輕小者為佳四兩者可

直十千足土人冬月尋其蟄處而掘取之夏月食蓋盆  
子者治疾尤有功採者置食竹筒中作繩網以擊其首  
剖腹乃死入藥以酒浸炙去首與鱗骨三兩可得肉一  
兩用也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大鑿精誠篇云自古名賢治病  
多用生命以濟危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愛命人畜一  
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  
方所以不用生命為藥者良以此也其蚩蟲水蛭之類

市有先死者則市而用之只如雞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處不得已隱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為大哲亦所不及也至後有用雞子者則云用先破者有力於婦人白薇丸方云三月摘食時可食牛肝及心不可故殺令子短壽鯉魚湯與治水方皆云勿用生魚論諸毒螫則云凡見一切毒螫之物必不得起惡心向之亦不得殺若輒殺者後必遭螫治亦難差小兒狗齧方云勿令狗主打狗於毒螫傷人之物尚不忍生心

而加箠况其他乎其仁慈可謂至矣而新校治婦人妊娠諸方皆用烏雞之類割頸取血以煎藥乃高保衡孫竒林億以崔氏纂要等方所增加也不特失真人之用心又慮後世更疑不用生命以為虛語故余於本草蒙求注中已辨其事今更載於此以釋來者之感云

廬山記載錦綉谷三四月間紅紫匝地如被錦綉故以為名今山間幽房小檻往往種瑞香太平觀東林寺為盛其花紫而香烈非群芳之比始野生深林草莽中山

人聞其香尋而得之栽培數年則大茂今移置幾遍天下蓋出此山云余嘗在京口僧舍有高五六尺者云已栽三十年而澧州使園有瑞香亭刻石為記云其高丈餘大觀中余官於彼亭記雖存而花不復見東都貴人之家有高尺餘者已為珍木置於陰室溉以佳茗而鄧州人家園圃中作畦種之至連大枝採斫不甚愛惜花有子歲取以種其初蓋亦得於山中不獨江南有也

韓信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死刺我不能

死出袴下後云召辱已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  
徐廣注云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  
按玉篇袴音苦故切胯股也音與袴同跨苦化切跨越  
也又兩股間也胯兩股間也音與跨同跨跨字相類而  
音韻不同今學者亦未嘗分別前讀胯為庫音世必笑  
之諸書有如此者甚衆聊舉其一焉

會稽士人有錢唐休者頗有聲於時趙丞相當國人薦  
之者方議除擢會有邊報小警視奏目中適見其姓名



趙不悅曰錢唐遂休乎因置不用後趙引折彥質為樞  
密其院中奏牘書名相次人有諧之者謂趙鼎折為不  
祥乃與錢事相類古今以讖語而為禍福者多矣雖有  
幸不幸蓋亦數使之然也可勝歎哉

余寓居上饒數問信州之得名於邦人莫有知者後觀  
圖經載弋陽縣有信義港以地極肥饒人多信厚而得  
名疑州之為稱或以是也而夔州其先亦名信州子美  
詩云俱客古信州者蓋謂夔州亦未究其得名之故

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於附郭治花圃剏為一堂前後兩廡頗極爽麗每延過客遊宴屢乞堂名而未得一日夢一貴人坐其堂上士子者從之游亦若平日懇以名堂顧視久之曰可以二相名之即寤而覺殊不曉命名之旨未幾蔡持正坐譏訕貶新州既至無宅可居遂求堂以處士子欣然納之意其再入而竟死於彼蔡之貶人謂劉莘老為有力至紹聖初劉既坐責當路者故以新處之其至方暑尤急於問舍又欲

假堂為館士子以二相為不祥不許而劉請甚堅不得已以夢告之劉以蒸濕不堪又以其言為未信竟借以居亦終於堂中則二相之名蓋預定於數矣與靈公之為靈何以異哉

杜少陵新婚別云雞狗亦得將世謂諺云嫁得雞逐雞飛嫁得狗逐狗走之語也而陳無已詩亦多用一時俚語如昔日剜瘡今補肉百孔千憲容一罅拆東補西裳作帶人窮令智短百巧千窮只短檠起倒不供聊應俗

經事長一智稱家豐儉不求餘卒行好步不兩得皆全

用四字巧手莫為無麪餅

巧息婦做不得無麪餠

不應遠水救近

渴誰能留渴須遠井

遠水不救近渴

瓶懸賞間終一碎

瓦罐終須井上

破

急行寧小緩

急行趕過慢行遲

早作千年調一生也作千年

調

人作千年調鬼見拍手笑

拙勤終不補

將勤補拙

斧斫仍手摩

大斧斫了手摩

娑驚雞透籬犬升屋

雞飛狗上屋

割白鷺股何足難

鷺鷥腿割股

薦賢仍賭命而東坡亦有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皆

世俗語如賭命軟飽猶可解而黑甜後世不知其為睡

矣如詩之串夷載路書云弔由靈安知非當時之常談也

西北人生子其儕輩即科其父首使作會宴客而後已謂之掙帽會江浙人家生女多者俟畢嫁亦大會親賓謂之倒箱會廣南富家生女即蓄酒藏之田中至嫁方取飲名曰女酒貧家終身布衣惟娶婦服絹三日謂為郎衣此皆可為對者蜀人每食之餘不論何物皆投於一器中過三月方取食謂之百日漿極貴重之非至親

至家不得而享也江南閩中公私醞釀皆紅麴酒至秋  
盡食紅糟蔬菜魚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信州冬月又  
以紅糟煮鮫鯉肉賣鮫鯉乃穿山甲也

富季申樞密院奉祠居婺州忽夢行道上憇大木下有  
人止岐路云此入閩中路也未幾除守泉南行至江山  
道中時方秋暑從者疲茶果憇於大木之下有過之者  
曰此入閩中路也宛如夢中所見乃太息曰雖欲不來  
其可得也

劉岑季高閑居湖州夢廖用中云剛與鄭顧道却是同  
年時廖為中丞鄭望之侍郎領宮祠居上饒後數月劉  
得信州到未久廖以宮觀罷歸南劍道由信上鄭往謁  
之初未相識問之乃同榜登第是日用中赴州會方坐  
即云鄭顧道在此某與之却是同年與夢中所聞略無  
少異則出處升沈動靜語嘿悉皆前定也

靖康之後時方用兵急於人才故士大夫多奪哀起復  
自是凡軍假攝有不待朝命而行者已而雖非軍旅及

藉材幹多以急祿而起李將仕東云在興國軍有通山  
縣尉以喪母在告既而出叅人皆駭愕而不敢問數日  
之後同僚見其中用縞素問其所以云先妣不幸曰如  
此何故叅告云某已於几筵前拈香起復矣禮義之喪  
一至於此是可嘆也

宣和中濟南州宅中有鬼為美婦人以媚太守其後林  
震成材司業出守是州初到乃禱於官奴中黥衣淺色  
無粧飾頰長而美頗異於衆林儒者雖心怪之未欲詢



究後屢閱公宴竟不見此人乃問之隊長告以服飾狀  
貌衆皆云無林方感之次日遂竟入堂室林遂親愛之  
自是與家人褻處無相忤也一日二小女兒戲於堂上  
婦人過而衣裾誤拂兒面其人詬之婦人笑而回以手  
捧兒面捫之面遂視背不能回轉舉家大異始知妖異  
時何執中為丞相林乃其壻奏聞徽宗至遣法師以符  
籙驅治終莫能逐乃移林知汝州未幾林竟卒

呂洞賓嘗遊宿州天慶觀道士不納乃宿於三門下採

栢葉而食踰月方去臨行以石榴皮書於道士門扉上  
云手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字皆入木極深  
後人有疾病者刮其字以水服之皆愈今刮取門木皆  
穿透矣又楚州紫極宮門楣壁上亦有題詩云宮門一  
闢入臨水凭欄立無人知我來朱頂鶴聲急人取字土  
亦皆穴也

建炎初車駕自維揚渡江金人分兵逼壽春衆劫太守  
馬識遠使投拜馬拒之率兵城守卒能保全及敵退其

嘗欲降者反不自安乃謀殺太守以掩前失曰守若存我輩終不得全幕官王大節曰彼有家屬如何於是盡殺推大節權領州事以太守首先投降及兵退尚不肯用建炎年號具奏朝廷遂擢大節通判權州事紹興二年大節與徐兢明叔俱在孟庾幕中一日大節與徐論禪曰罪福之事報應有無徐云未了還須償宿債大節曰如何可脫徐曰法心覺了無一物趙州和尚道放下時都沒事若放不下冤債到來何由躡免王面發赤

次日具飯邀徐密告壽春之事曰還可脫免否明叔曰如趙州言放得下始得王曰如何放得下明叔曰惟覺能了翌旦徐與同官王昌俱訪大節忽言病來又曰了不得了不得且救我遂倒仆二公取艾炙其臍中方三四壯矍然而起曰知罪過知罪過又曰且放我寬語言紛紜莫能悉記二公驚出但聞哀祈之聲久之竟死孟與徐皆能道其事

齊志道在洪州一日忽病狀如傷寒發熱已而手足厥

冷湯劑不能下昏昏熟睡但微喘息迫暮忽大呼索湯  
餅家人急奉之乃以手取麪搏成塊齧齧之家人驚異  
乃曰朝議才省來且慢吃遂怒目曰那得朝議來我是  
密州高安縣販邵武軍客人被爾朝議在吉州權縣將  
我六個平人悉做大辟殺了今來取命爾朝議已去久  
矣家人聽其聲乃東人語音狀怒可畏但涕泣而已少  
頃遂仆徐明叔與齊鄉人知其不妄

孫延直德中云渠在

缺

有尉李修以捕盜賞改承務

郎而盜中一名乃逃軍李以拒捕殺之受命之日家中  
置酒為慶明日五口皆生瘰癧數月之間死者四人惟  
妻平日不為夫所禮乃獨存李臨終瘰癧潰透腦髓流  
出數日方死又一同官性嚴酷訊囚多過數晚年苦兩  
足浮腫醫療莫効久之肉爛指落浸淫潰至半脛而死  
不可不戒也

陳缺

寶之徐州彭城人慶厯元年以外舅龐頴公藉

任為太廟齋郎後為雍丘縣主簿薦改官者凡十七人

廷見仁宗怪其多時頴公為樞密使仁宗務抑勢家特  
不與改再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既罷舉者亦十餘人乃  
止以五名應格比引對其一舉者不可用亦不果改京  
秩又射冀州支使至治平二年方遷大理寺丞世徒知  
以多而報罷不知後以少而失信乎為有命也其子師  
道無已作先君事狀亦載此

信州弋陽縣海棠山村人至并花伐以為薪廣南以  
之啖猪處州龍泉以筍亦然温州四時有蘭各是一種

衡州耒陽縣有桃一株結子而穰不甚實廣州有無核  
枇杷海南有無核荔枝一株嚴州通判廳下有花數種  
而合為一樹云見於唐杜牧詩中宣和間欲移取屢矣  
卒以盤根不可徙而止然其花終無能名者

仙茅一名婆羅門參出南雄州大庾嶺上以路北雲封  
寺後者為佳切以竹刀洗暴通白其寺南及他處者即  
心有黑暈以此為別

婺州義烏縣有葉鍊師者本蓓蕾村田家女隨嫂浣紗



於溪中見一巨桃流於水上乃取以遺嫂時方仲冬嫂以其非時又若食餘因棄不取女乃啖之歸遂絕粒踰年之後性極通慧初不識字便能操筆書有楷法徽宗聞之召至都下引入禁中賜號鍊師

孫延壽嚮仲云渠知餘杭縣日有臨安鉄塔院僧志添來為縣人作水陸齋時周常仲修侍郎居烏墩有二弟元賓元輔在餘杭添見元賓曰侍郎安否承務可急往見之昨夜水陸會中却見侍郎來赴也周信之亟買舟

而去至則仲修已不幸矣又嘗謂周邠開祖曰公何故  
來看水陸且宜將息未幾周亦卒添作水陸齋極嚴潔  
多見亡者道其形貌語言甚異人歸向之黃魯直為之  
寫草菴歌刻石傳於世

廖剛為中丞建議令兩制舉士拔擢超用時李光自江  
西帥作叅政有機宜呂廣問欲加引用廖與給事中劉  
一止中書舍人周葵遂通薦之李又求於秦相欲置之  
文館雖已許之久而未上乃以呂賀其執政啓以示秦

其中有云屈己以講和而和未決傾國以養兵而兵愈驕丞相固已不樂至四方屬意固異於前後碌碌無聞之人百辟承風尤在於朝夕赫赫有為之際秦意愈怒訖不與之至爭辯於上前李由是罷廖與周劉亦被逐及其門人又成一黨

中人趙舜輔希元自負詩文每以東坡為標準居處齋室皆取其言以為名嘗種芍藥於亭下以蘇詩有亭下殿餘春之句遂榜曰殿春亭作橫牌書之同列有惡之

者乃謂其家有亭春殿由是出為衢州兵官時趙令祿表之寓居西安亦好吟咏每相譏評後表之除浙西憲舜輔疏其短引嫌乞避遂移嚴州而憲亦罷焉

鄭範季洪信州貴溪人登第久不仕嘗獻書五十篇言當世之務號芻蕘論朝廷止除充嚴州教授而已其論相篇云臣觀漢有天下三百年其為輔相者四十有七人獨前稱蕭曾後稱丙魏唐有天下三百年其為輔相者三百六十有九人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漢唐歷年

相若而命相多寡幾十倍之差疑漢有所遺而後世任相亦不專於前古也又灾異篇云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西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二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春秋地震五兩漢載於史者亦五東漢四十九唐七十有四則灾異亦浸多於古余在紹聖間見東京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佛陀禪師德遜云少時嘗以平歲秋成粟穗量其短長數其粒數至中年已後數量校之漸不及前至其晚年豐歲反不迨少時

卷下  
之凶年信釋氏入末劫之說為信則災異之多疑與遜  
之言亦相符也至於人之壽福亦安得如前人乎

誕日禁屠宰始於隋文帝為先帝先后追福其後不見  
於史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已  
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  
於令從之文宗長慶四年十月十日慶成節詔自今宴  
會蔬食任陳脯常為永例武宗開成五年以二月十五  
日玄宗皇帝降生日為降聖節六月十二日皇帝載誕

之辰為慶陽節懿宗七月

缺

為延慶節昭宗二月二

十二日為嘉會節哀帝九月三日為乾和節餘不盡見  
皆三教入殿講論於寺觀設齋不得宰殺然初即位未  
便立節名惟昭哀改元已立此見於唐舊史而新史又  
止載千秋節名後世遂為盛禮天下宴飲公私勞費雖  
禁屠宰而殺害物命甚多崇寧中始有獻議令宴設止  
用羊豕余在靖康間嘗乞廢罷獻諛已久訖莫肯從  
唐劉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相已必歷刺史

位至太師及為箕州刺史益自喜以為太師之職位極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綦連耀謀反被誅憬藏以善相在方伎傳然其所載但言所中者耳如相思禮之謬蓋不少也

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云木稼嘗云達官怕山摧今見哲人萎時華山崩京師木水極為中的人多不見木稼出處按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水凝寒凍冽而數日不解寧王見而嘆曰諺云



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王薨

窟礪子亦云魁礪子作偶人以嬉戲歌舞本喪家樂也  
漢末始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亦有之  
見舊唐音樂志今字作塊礪子又笛漢武帝樂工丘仲  
所造云其元出於羌中箏箏本名悲箏出於羌中其聲  
悲亦然羌人吹之以驚中國馬云琵琶四絃樂也初秦  
長城之役有絃鼗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  
乃藏琴為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推而遠之曰琴引

而近之曰琵琶言其便於事也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  
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即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  
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  
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  
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昌宗易之固應足矣近聞尚食  
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  
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奉宸內供

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  
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之舊書詳載  
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王珪自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  
長此事世皆知之李大亮為劍南道巡省大使激濁揚  
清甚獲當時之譽此亦舊史之文今若用激濁揚清為  
大亮則人多以為怪矣若不記萬卷書未可輕議人文  
章也

唐舊史云永王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瑒  
又勇而有力遇兵權為左右眩惑遂謀狂悖璘雖有窺  
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吳郡採訪李希言乃平牒璘大  
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  
尊侯王禮絕僚品柬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  
落筆署字漢儀墮紊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希  
言在丹陽令元景曜等以兵拒之則李太白初從其行  
蓋璘未露其跡不然豈肯從其為逆者也而李希言署

名平牒故欲激之亦可罪矣今新書皆畧而不載不特  
璘之本謀便為犯順至於翰林之貶猶為輕典矣

喬大觀維揚人紹興中仕宦於朝嘗有人戲之曰公可  
與鄭元和對喬云某豈有遺行若彼邪曰非為此也特  
以名同年號世未見其比耳又葉三省景參嚴州人嘗  
任起居舍人姓名與字皆有两呼亦所鮮有

古人坐席故以伸足為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為禮  
盖相反矣盖在唐朝猶未若此按舊史敬羽傳羽為御

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遵為宗子若冰告其賊私詔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於小床羽小瘦遵豐碩頃間遵即倒請垂足羽曰尚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耶遵絕倒者數四則唐世尚有坐席之遺風今僧徒猶為古耳

易正義釋朶頤云朶是動義如手之捉物謂之朶也今世俗以手引小兒學行謂之多莫知其義以此觀之乃用手捉則當為朶也

世俗簡牘中多用老草如云草畧之義余問於博洽者皆莫能知其所出後因檢禮部韻略恠字注云憚恠心亂也疑本出此傳用之誤故去心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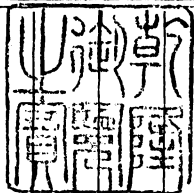
徽宗嘗問近臣七夕何以無假時王黼為相對云古今無假徽宗喜甚還語近侍以黼奏對有格制蓋柳永七夕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而俗謂事之得體者為有格制也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周懷政密請於上欲傳位皇

太子上許之皇后令軍校楊崇勳告萊公謀廢上遂誅  
懷政萊公貶海康以死仁宗即位賜謚忠愍命知制誥  
丁度為詞曰夫殉義保躬賢哲罕兼其致原心觀行褒  
獎貴得其公惟節惠之舊章實經世之明勸不有正議  
孰旌遺烈故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萊國公  
寇準器資莊重風猷簡貴感會先聖綢繆上司明心若  
丹直道如矢逮余主鬯之日實乃秉鈞之秋圖惟協恭  
固有二事遺盜言之噂啗挾危法以中傷白璧易汙貝



錦難辯再罹遐謫遂及云亡終悲零露之歸徒軫幽泉  
之痛間雖浣伸澄雪追賁寵嘉而誅切易名尚缺恩禮  
沈謀秘畫淪於疑論逝者莫愬朕甚閔之謚法有危身  
奉上曰忠佐國遭憂曰愍合是休典慰其營魂宜特賜  
謚曰忠愍今公安縣道州鄧州皆有生祠鄧州後賜名  
忠烈廟道州刊公詩二百四十篇州宅有樓號寇公而  
公安挿竹挂紙錢以焚祭公今生成林尤為異也



雞肋編卷下